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六

曹元弼學

呂刑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疏 箋云 廸。一作不廸。禮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

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氏曰。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釋曰】上詳陳古訓。此遂訓諸侯以當法當戒。江氏云。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作天牧乎。言爲天牧民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女何所監法乎。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麗。附也。今女何所懲戒乎。惟是苗民不審察于獄之所附。不選擇善人。使觀于五刑之中正。惟是衆恃威奪貨之人。任之使斷制五刑以亂罰無罪。蠲。絜也。苗民罪重。無辭以解于天罰。

乃遂絕其世。此則所當懲也。案江釋此節甚明。司政典獄。謂諸侯下及其卿大夫士掌政刑者。所謂有司之牧夫也。刑罰不可棄。當如伯夷齊之以禮使民恥惡而不敢犯。則刑以棐彝。德威惟畏。是播刑之道。記文甚明。不為衍字無疑。王氏先謙讀伯夷絕句。謂非監法伯夷。則施刑失道。說雖可通。語究不安。察于獄之麗。求民情也。觀于五刑之中。知法意也。苗專用凶人同惡相濟貪酷戾氣。穢聞于天。故天降咎禍而絕其世。鰥寡有辭于苗。寃深辭直。故恤之。苗民無辭于罰。罪重辭窮。故絕之。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可不戒哉。　此第三章。正明法戒。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疏

釋曰　此正訓以法伯夷播刑之迪。孫氏云。王呼親戚長幼使聽我言者。深戒之。穆王壽考。孫行甚多。故下文亦呼嗣孫。此云幼子童孫也。格者。方言云。正也。正命。謂不夭折。鄭云格登者。釋詁。格。登陞也。案登命。謂登躋於上壽。上文所謂自作元命也。周道貴親而尚齒。故呼同姓諸侯而順其倫序。以包異姓庶姓。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箋云 由。從也。易豫卦虞注 慰。安也。說文心部 或之言有也。詩天保箋 曰。一作日。釋文

釋曰 江氏云。今女無不從安猶曰勤勞。女無有以不勤為戒者。孫氏云。由。用也。今汝無不用安以為勞。言貪逸以失時。故下文曰俾我一日也。案僞孔傳意亦如是。或讀人實反。如大學日新之義。於文不安。勤即上所謂惟德之勤。太平日久。人習苟安。官邪弊生。故首戒之。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箋云 馬氏俾作矜。曰。齊。中也。矜。哀也。釋文 于民。一作

乎人。俾。一作假。楊賜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
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
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
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
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後漢
書楊震傳【釋曰】此言勤民所以承天立命。言天降中和
之性于民。而作君作師以齊一之。使我一日有司
牧之責。一日為君。則民之仁壽與鄙夭。能終天命
與否皆在我。馬氏俾作矜者。言哀我民一日之命
欲使之永年考終。故牧民不可不勤也。楊賜俾作

假。意大同。江氏云。假讀為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非考終與。惟考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德則能徼天之眷而永年也。又云。天假人以命。有修有短。惟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義然矣。孫氏云。上文庶有格命。此終其說。案天齊視乎人。使有一日之命。所謂若孫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而其終之與否。則存乎其人。以言乎身。則仁者必壽。以言乎國。則勤民恤躬昭事上帝。所以祈天永命也。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箋云]逆。迎也。釋言奉。承也。說文艸部漢詔曰雖休勿休。祇事不怠。漢書宣帝紀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釋曰]孫氏云。言汝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戒。雖可畏勿畏之。雖可休勿休之。惟敬慎五刑之中以成此三德之美。漢詔曰祇事不怠。以不怠訓勿休也。外戚傳引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或以祇事不怠爲經文非也。案畏謂獄情轇轕險詐可畏。當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平心

深察。勿畏難草率誤入人罪。休。謂時可休暇。當修政明刑勿苟休息。或留獄廢弛而不斷決開釋以重囚困。皆戒其不勤。或曰。畏。如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之畏。雖權勢可畏。勿枉法畏之。休。謂治理休美。勿自以爲休。康誥所謂盡遜時敘猶曰未有遜事。不以得情自喜而以民陷於罪自咎也。敬者。勤之本。成三德者。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以歸於正直。敬五刑以成三德。上文所謂德之勤明於刑之中也。洪範曰。又用三德。皇極之君用三德之臣以治民。所以能斂時五福錫厥庶民。故下繼之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箋云 慶。善也。詩皇矣傳 孝經注曰。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兆。一作萬。大戴禮保傅篇引 釋曰 江氏云。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其利。其安寧之福乃久長矣。案能聽朕言敬天恤民。則爲天子降德於民。斂時五福。天下之民各得其常性以終其命。咸寧永貞。所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也。孝經天子章引一人有慶二句。以證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五刑章又稱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降典制刑之大原也。　此第四章。訓諸侯以敬天勤德恤刑以有格命。所謂監伯夷播刑之廸也。　又案雖畏勿畏二句。或統言勤民之道。謂祇事不怠。雖國事多艱可畏而勿畏。雖國家閒暇可休而勿休。惟及時修政無忽此一日。敬于五刑之中以成三德之治。則上下同慶而永安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詳。審察之也。後漢書劉愷傳注　箋云　馬氏吁作于。曰。於也。

度。逵謀也。釋文史遷邦作國。爾作汝。詳作祥。非下皆

有其字。度作居。及作宜。墨翟書吁作衿。詳作訟。爾

作而。何擇上有女字。引書曰。女何擇言當作非人。何

敬不亦當爲非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尚賢潛

夫論曰。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

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

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下當有所以二字致太平而發頌

聲也。本政

釋曰 此以下詳言敬五刑之事。吁。歎辭。馬

作于。以為於之借。讀為烏。墨子同。江氏云。有國畿
外諸侯。有土。畿內有釆地之臣也。案來者。呼使前
來。言爾有邦有土作天牧之人。我告爾詳審刑罰
之道。在今爾欲安百姓。何所選擇。非在人乎。何所
敬慎。非在刑乎。擇吉人以敬五刑。何所謀度不可
及前人乎。言法伯夷之迪。則古帝王之治皆可迪
也。墨子多譌字。今順文義正之。潛夫論說與墨子
合。此古書家相傳義。江氏據以釋經。至當。而之言
女。與爾聲義通。史公多其字。蓋增成經義。讀作居。
及作宜。王氏先謙云。言擇人而敬刑。則處事無不

得宜也。古度宅通。皆訓居。及宜。今古文異字。義亦相近。　此第五章第一節。承上敬五刑之文。正告以詳刑之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箋云]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鄭氏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具。俱。詩節南山傳 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聽。平治也。小宰注 簡。誠。王制注 孚。信也。釋詁 史遷造一作遭。集解徐廣注 孚作信。[釋曰]敬刑之要在得人以聽訟。江氏云。師。士師也。訟者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

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孫氏以五辭爲五聽。云。周禮小司寇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案孫義亦善。五辭簡孚者。謂既聽得其實。江氏云。五辭誠實。信有罪矣。乃正之于五刑定其獄。不簡。謂所犯非其誠。無惡意而所爲惡也。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罪。罰之而其情有不服。或于五過之中有所挾持而恃之。故必考正

之于五過。其無五過。乃赦之。又云。五過。即下文所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也。此五者皆足以梗法出入人罪。今將罰之而不服。或其人于此五者之中有其一二。因恃之而不任受罰。故必攷正其情。有是五者與否。如無此五者。則是不應罰者也。故云其無五過乃赦之。僞孔傳乃云正于五過從赦免。案下云其罪惟鈞。則五過不赦矣　此第二節。言聽訟之法。又案五過爲聽訟者之過。王氏亦云。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

罰。言此則人之欲挾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
于五過。不言可知矣。說與江氏大同。若是五過則
囚之罪當罰者。仍受其罰。而吏之犯過者與之同
罰。則民不能行狡詐。吏不敢為貪邪矣。故五過無
疑赦。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
克之。

箋云 疵。病也。釋詁 吏違惟官以下十字作官獄內獄。
說其罪惟鈞為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馬氏來作求。
曰。求。有求。請賕也。釋文 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

者等。史記集解克。一作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釋曰此歷舉五過
之病。江氏云。五過病害于法。故曰疵。官。挾官威勢
也。反。報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孫氏云。反
者。孟子云。惡聲至。必反之。內。謂從中制。來。謂謁請。
惠氏棟云。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經惟貨也。有聽
請。即此經惟求也。作來亦通。史公作官獄內獄者。
舉其重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
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閱實其罪。惟鈞其過者。罪
實則過與犯者等。虛則赦之。案馬氏來作求。請為
賕。說文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孫云。上云貨為

勒索貨賄。賕則以財干請也。案以此五者枉法故出入人罪。則壞法亂紀。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罪與犯法者等。克讀爲核。當審察核實之。有此五過否也。　此第三節。戒聽訟之弊。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疏 箋云 大傳說。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察貧窮。哀孤獨矜寡。

宥老幼無告。有過必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亦謂老弱者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此與五過不赦各自為義故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王制曰。有旨無簡不聽。鄭氏曰。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史遷孚作信。貌作訊。聽作疑。具作共。貌。壁中古文作緢。說文曰。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糸部

釋曰 此承五罰五過而言疑獄當赦。疑。謂意善功惡。疑於當刑。疑於不當刑。衆不能定其情真罪當者。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降從罰而猶不能使因心服。衆

論皆允。則赦從免。王制云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是也。鄭云五過不赦。引禮記王制者。江氏云。五過之疵。違法亂政。安得赦之。上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者也。故引記文以證。孫氏云。執禁齊衆。謂有司所以禁民爲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之。案今本禮記衆下無者字。此引有之。則是謂執法者自犯過悪。審克發覺。官邪害民。無所謂疑。故不赦。王氏云。王制注云。亦爲人將易犯。彼連上罪大殺不以聽者而言。自指姦人欲以營求免罪者而言。愚弱者犯刑。巧猾者免罪。則憸邪得志。人爭

效尤。故云亦為人將易犯。偽孔強以兩五過連文
異解。孔穎達曲附之。并誤解鄭王制注以彼過為
過誤。妄駁書注。皆非也。案如彼注意則是謂憸邪
自作不典。怙恃過惡。營求脫罪者。執法者不得赦
之。王申彼注與江孫申此注義稍異。而其為過惡
不可赦則同。江孫說於此經尤密合。凡過。有過失
之過。有過惡之過。堯典云。眚災肆赦。鄭注云。過失
雖有害則赦之。此無心之過。康誥所謂非終惟眚
故易云赦過有罪。論語云赦小過。此經五刑五罰
之疑有赦是也。堯典又云。怙終賊刑。此有意之過。

康誥所謂非眚惟終。故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怙其過惡。終不自改。情實無疑。雖輕刑不赦。況執法自犯。過惡尤重。安得有赦。此經云五過之疵其罪惟鈞是也。或曰安必無清白吏被人以五過相誣者乎。曰。此非愚民無知觸罪者比。吏之平日賢否貪廉恕刻。衆所共知。議獄之時。羣臣羣吏萬民皆在。挾私舞弊審核易明。自無疑待赦。故經以其罪惟鈞深警官邪。萬一人情譸張事勢阻礙。不能明者。則傳引夏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隨時權宜。不以疑赦常法論。若被誣辯明。則吏當昭雪

矣。此言外之意。因鄭注推論及之。又云其審克之者。罪當審核。赦亦當審核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者。言治獄當誠信於有衆。其聽之惟於其貌有攷合。有衆即周禮三刺所訊。孫氏云。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衆。必用三訊之法與官民共治之也。案惟貌。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與偽孔異義。蓋貌即周禮之五聽。色氣耳目總謂之貌。與辭相參驗。所謂師聽五辭。稽。合也。衆論皆孚。五聽皆合。然後當罪者罪。當赦者赦。無簡不聽。與王

制文同。蓋謂有其意無實事者。不聽治之。戒令改過而已。所以息事寧人也。春秋書法有誅意者。所以絕惡之本。責備賢者使純乎善。初非以深文入人罪。與此經意同也。具嚴天威。嚴。敬也。畏也。言當敬畏天威。天道好生。刑者天討。必罪無可逭而後加。在上者若輕用天威。甚或借天威以濟其私。必受天罰。古之王者勸賞而畏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是嚴天威之義。史公孚作信者。訓詁字。貌作訊者。訊。問也。蓋訓其意。即謂五聽也。廣雅訓貌爲治。惟貌有稽。言治問之必

得情實相合也。說文作緢。聲轉假借字。孔君以今文讀爲貌。江氏孫氏皆就緢字說之。緢本旄牛尾絲之名。引申之爲纖細之義。謂精細考合。所謂審核也。孫又以貌爲藐之省。亦細意。聽作疑者。謂有意無實事者并不在疑獄之列。當勿論。共具義同。

此第四節言疑獄有赦。聽訟當盡心。常懷天威。

起下詳訓贖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鍰。六兩也。釋文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

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
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疏[illegible]
云周禮鄭氏說。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司刑注
大傳說。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
詞者。其刑墨。孝經鄭說。穿窬盜竊者墨。史遷作
黥。鍰作率。一作選。大傳作饌。夏侯歐陽說。墨罰疑
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
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
三斤。職金疏馬氏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

鋝。俗儒近是。釋文說文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金部

釋曰 此正言疑獄罰金贖罪。及刑罰條目之數。以夏法變通周制。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各因時宜也。辟。罪也。凡犯罪而其情可原。或係過失。有可以出之之道者。坐之疑於情法不相當。則赦而從罰。五刑皆同。墨刑最輕。其罰出金百鍰。所謂金作贖刑。金即銅也。鍰即周禮之鋝。皆金之量名。鋝或作率。讀如律。聲轉假借。又音刷。聲轉爲選爲饌。又與鍰從爰

聲相近。鍰鋝之數。今古文説多少不同。馬鄭皆宇從古文。説從今文。説文大同。王氏云。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説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劒重九鋝爲鐙。攷工記桃氏爲劒。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大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説文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

又弓人膠三鋝。彼往。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文鋝下引周禮。鍰下引周書。兩經一義。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即是鋝。俱爲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說雖脫去

大半兩。但云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說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止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宋王說甚當。閱實其罪者。言必簡閱核實其罪。確非有意作惡乃赦之。所謂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也。若未得其實。亦不遽歸諸疑。孫氏說。史記稱經無簡不疑。爲亦不輕出人罪。與此意合。固不可濫以及善人。亦不可縱以寬受害之良民也。皮氏據周禮疏引夏侯歐陽說。謂今文墨辟作墨罰。下諸辟字。皆當作罰。以爲夏不殺不刑。但罰

金贖罪。疑者赦之并不罰。果爾。則惟五罰之疑有赦。無所謂五刑之疑有赦矣。且殺人傷人既訊實不疑。而僅罰之。其被殺被傷者不已寃乎。而殺人不忌者又何以警乎。恐非經旨。墨辟作罰。疏引字誤耳。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箋云 大傳說。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剕。孝經鄭說。刦賊傷人者剕。史遷惟倍作倍灑。釋曰 剕刑重于墨。故其罰惟倍。謂倍百鍰為二百鍰也。史公作倍灑。孫氏云。灑與差聲相近。

謂倍之有差也。集解引徐廣曰。灑一作蓰。五倍曰蓰。蓋引趙注孟子之文。實非也。案灑蓰皆差之借。竊疑史記傳寫有誤。當本劓下作惟倍。臏下作倍灑。與古文倍差同。於義乃協。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箋云 剕。刖也。釋詁 差。次也。廣雅釋詁 今文剕作臏。大傳說。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孝經鄭說。壞人垣牆開人關闥者臏。馬氏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之一也。史記集解 剕一作𨁈。五篇足部引 釋曰 以墨劓剕三者

差之。蓋墨以治穿窬小竊屢犯不改者。劓以治逞凶傷人者。剕以治聚衆為大盜者。孫氏云。剕當作䠊。說文云。跀也。跀。斷足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為刖。司刑注亦云。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疏云。臏本苗民虐刑。皋陶改臏作剕。至周改剕為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案髕者。說文云厀耑也。云髕當鑽傷其厀耑之骨。剕及刖蓋斷足趾。同使不能行。而剕輕于髕。戰國時用刑深刻。太史公自序云。孫子臏腳。又復用苗民之刑也。則今文稱臏實即古文

之剕也。案皋陶改臏為剕。正當虞夏時。此篇訓夏刑。自當作剕。大傳史記孝經注作臏者。當時或通語不別。要與古文字異義同。剕刑較死刑減二等。當必不如暴秦後斬兩趾者至死也。臏刖。經傳字皆如此。依說文當作髕跀。馬氏以倍差為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江氏說經言倍差承上惟倍之文。是謂如剕罰之倍墨罰而又差出若干。不及兩倍。馬所言毋乃太重。當為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或然。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箋云】大傳說。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孝經鄭說。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周禮鄭說。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司刑注）史遷六作五。【釋曰】宮者。施刑於宮中。史記所謂下蠶室也。苗民虐刑。婦人亦椓破其陰。所謂斀也。王者待民以禮。婦人雖犯淫。自喪其恥。猶不使之裸而受刑。閉之宮中而已。江氏云。男子割勢。則為閹豎之屬。若周禮掌戮職云宮者使守內。是也。女子閉于宮中。蓋若周禮司屬職所云女子入于舂槀與。案史記作五百率。亦有作六者。當以六為正。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箋云 大傳說。降畔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千饌。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饌六兩。孝經鄭說。手殺人者大辟。

釋曰 大辟。死罪也。大傳說降畔賊云云者。大盜凡民罔不憝者當死也。此夏之律法。若死罪有可疑。如過誤殺人。心實無他。則赦而罰千鍰以償被殺之家。其他無心觸大罪者。罰亦然。當入官千饌。鄭大傳注謂出三百七十五斤。但就六兩計之。不及零數大半兩。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千饌

罰不及强。此專就禹時言之。蓋禹承堯舜之後。天下太平。苗民逆命。征之即服。故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天下無復不仁之人。間有一人觸罪。亦非自作不典。故赦而罰之。賜出千饌。於饌之本數猶弱。初非殺人不忌之人。而姑息不治也。傳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此制刑之法也。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用刑之權衡也。大傳後說與堯典象刑意同。與前說不相違。不可據以曲解經文。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箋云】漢石經刑作型。【釋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辠。墨辠五百。劓辠五百。宮辠五百。刖辠五百。殺辠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者。江氏云。辠之條目歷時輒增。蓋同一辠而犯者之情形事勢各異。則一條輒分數條。故歷久而條目滋多。此時去周公時已百有餘年。宜其增多于周禮也。又云。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輕于周禮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孫氏云。罪之條目必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

繁輒刪除之。今令甲猶然。案周禮及此經所舉刑罰條目。蓋皆兼律例言。律不能輕改。例則有隨時分析增加者。積久繁雜。且時事變更。亦有刪除。此經輕刑多。或由分析。重刑少。或由刪併。詳略各因時宜。不可定執以為孰輕孰重。經云之屬。本包舉之辭。周禮云五刑之法。亦謂著於律例之條。非謂犯某罪者。有若干事一事一條也。若論其事。則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大傳孝經注所說已提其要。律所定罪於二千五百及三千之數。當如綱之於目。例則一分為數。其目如此耳。孝經云。五刑之

屬三千。據後王所定制而言。先儒謂本夏制。蓋大數同耳。刑罰世輕世重。其條件不能盡與夏合也。或以為刑與禮相應。禮有三千。刑亦三千。然夏刑周禮。不相謀。不可強合。刑罰之屬數同。經於罰分計。於刑總計。互文相明。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箋云】王制曰。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氏曰。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僭。差也。詩抑傳【釋曰】孫氏云。上下者。即下文之適輕適重也。周禮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

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言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條目所無。比附而行之。勿增其條于三千之外也。無僭亂辭者。江氏云。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有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辠人之辭。以文致其辠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辭。以出入人辠。皆輕重失實者也。案此酷吏昧良殘民之長

技。穆王已洞燭其奸。勿用不行。惟察惟法者。孫氏云。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已蠲法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宋舊法有蠲除而不行者。必時異勢殊。於今不便而然。若復用之。則民莫知所趨避。而吏得借端舞弊。故戒以勿用。惟當深察獄情。斷以見刑之法。其詳審核實之。此節先言罰鍰之數。戒貪冒者毋得濫罰奪貨也。次言刑罰之條。戒深刻者毋得違越刑章也。次言無僭亂辭。戒奸黠者毋

得舞文弄法顛倒曲直殘賊民命也。重言其審克之。丁寧反覆。恤刑之仁。與康誥若有疾。若保赤子之美意周禮五聽三刺三赦三宥之良法一也。此第五節。訓詳刑之法及敬刑之義。詳刑之法。變通周禮。取夏時皋陶制刑之數。所謂訓夏贖刑也。敬刑之義。所謂伯夷播刑之廸。則古今一也。漢儒多欲刪定當時律令。如古三千條。以應曲禮三千之數。此如婚義說六宮六宮。以異代之法相當。非制禮作刑本意。出乎禮則入乎刑。在義不在數也。然曲禮三十。謂每禮中節文繁多。總有三十條。非

謂禮有三千篇。以此推之。則五刑之屬三千。或二千五百。亦兼律例綱目言之。非每刑一條可知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箋云】適。一作挾。劉愷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後漢書劉般傳 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鄭氏說。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謂其民未習于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大司寇 又說。夏刑大辟二百。臏

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司刑注荀子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

【釋曰】此申上下比罪勿用不行之義。江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有權焉。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審輕重而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也。案適。適之也。上刑適輕。雖非疑赦。而情或不及罪。則原情而向輕。減等治之。下刑適

重。謂其作惡之情。實過於所當得之罪。不嚴懲無以遏惡。則向重。加一等治之。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也。劉愷引書作抶。本今文。其説云。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謂臧吏子孫非身犯罪本輕。而禁錮終身則從重。非上刑抶輕下服之意。玩劉愷言。則似謂上刑而有連坐者罪本輕。是謂上刑抶輕。當有寬宥而從下服。下刑而兼有重罪發覺者。是謂下刑抶重。當專治其一重罪而從上服。抶適音近字變。義亦異。此三句亦刑罰互文。刑罰世輕世重者。夏法

與周禮數異。穆王有變周從夏。其間輕重各因時宜。若以三典分論。則立政云列用中罰。周公制禮。時已太平。當用中典。成康刑措。天下無一人之獄。至於穆王。周道稍衰。犯刑者漸多。而暴君汙吏或蹈恃威奪貨之故習。王欲與民更新。寬於待民。而嚴於課吏。以慰天下之望。故從輕典用夏刑。蓋本文王周公慎罰之意而善變通之者。荀子之說於經義有合。惟齊非齊者。江氏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案要猶綱也。輕重各得其宜。有

倫也。一歸於情理之中正。有要也。　此第六節。申言詳刑之法。　又案古之治獄。務擇吉人。求所以生之。蓋上刑適輕者多。下刑適重者絕少。此經言刑疑則赦從罰。罰疑則赦從免。又言上刑適輕下服。又君所不忍殺有流宥之法。見堯典。老耄幼弱等有三赦之法。見周禮。下刑適重則惟此文一見。必其怙惡不悛。國人所同惡。將為世大患者。乃加等治之。我　朝律令。治獄官失出者處分輕。失入者處分重。與先王恤刑之仁同。此云世輕世重。據世言。周禮云新國平國亂國。據國言。當周公之世。

齊魯曹晉等皆新國。周西都治平日久。則平國。衛封殷虛。化紂惡俗。且承三監叛後。本亂國。酒誥羣飲一條。為法特重。云予其殺。是大辟之科。細別之。衆酗酒將借端為亂者論殺。或以殺為蔡。蔡叔之蔡。謂分北之。其但湎于酒。非為亂者則弗殺。惟教之。其間有因享祀而飲酒者。則析其無罪赦之。其教之而不用命者。乃治其罪。一事之中。凡分四條。此用重典之法。重中有輕。權衡悉當。至制禮太平日久。則此類重典亦不復行。穆王初時。或有似祈招之詩所稱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至晚年

悔過修德。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意。於是命呂侯。修刑辟。去不行。約繁條。增輕刑。防犯惡萌漸。以敬刑為天下先。得權宜之道。故孔子深取之。又案經言刑疑者從罰。使出金贖罪。然或犯者貧不能出金。而其罪又不可以徒手。則如之何。曰。此流宥中已包見之。堯典云。五流有宅是也。上云五罰之疑有赦。此云輕重諸罰有權。亦可推見其法矣。我 朝律例處置疑獄。深得古律精意。仁厚之至。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箋云] 懲謂創乂。表記注人。一作佞。漢書藝文志考引中論曰。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當為恕以德當為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賞罰大傳說。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注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敬。一作矜。折。一作哲。大傳又說。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

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矜一作鰥。漢書于定國傳贊大傳鄭說。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釋曰 此申言無僭亂辭。簡孚有衆之義。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江氏云。刑罰以懲人。即非死刑。人已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慎也。佞。口才也。口才辯給之人。能使囚窮于辭。則容有辭詘无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无不在中也。又云。說文。刑。罰辠也。是刑亦為罰。對文則刑罰有異。若散文則雖單言罰而實該刑。孫氏云。言罰者。謂五刑之

四及罰鍰也。案五刑之四雖不至死。而刻肌膚斷肢體已不勝其痛苦。罰鍰雖貸其死與刑。而空之其仰事俯畜之資。是已極于貧矣。其可以佞人無良者主之乎。今文人作佞者。言佞人典獄妄入人罪。必使極于病也。故擇人治獄當深慎。非佞惟良。則折獄無不得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者。江氏云。囚證之辭或有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情。案差者。差池不齊一。謂囚證之辭彼此不齊。前後不一。于此平心精察。辨其誠偽。非但據其辭以斷。

惟由其辭以確得其情。從而斷之。一出于哀矜之意。有可生者必生之。有可出者必出之。所謂惟良折獄也。云察辭于差。則悉其聰明。而不以非刑加囚。以致誣服。云哀矜折獄。則致其忠愛。而不以鉤距爲能得實自負。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經之義。敬矜古字通。或哀爲惻怛。敬爲謹慎。分兩義。鰥者矜之借。哲者折之借。明啓刑書胥占。江氏云。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皆庶幾中正。其刑其罰。其詳審任之。毋失中正之則。孫氏云。言當明視刑書。相與占度比附之。案明啓刑書。康

詰所謂汝陳時臬也。克。核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江氏云。獄成而信矣。乃輸女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備上。有一辠而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閒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孫氏云輸。廣雅釋言云。寫也。猶達也。上而。猶能也。下而。猶汝也。備。具也。獄成而信。乃輸寫汝信于上。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言白也。則成獄當奉白于上也。其刑上備者。具列爰書上之。勿增減其罪狀也。有并兩刑者。鄭注大傳云。呂侯之説刑也。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言

犯二罪以上。上科一罪也。案其刑上備二句。孫說最當。江說亦可備一義。治獄必求其孚。故易中孚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此聖人好生之至誠也。

此第七節。申言敬刑之義。　以上第五章。正訓有邦有土者以詳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箋云】馬氏曰。相。助也。釋文清。猶明也。易豫卦注大傳說。獄貨非可寶也。然有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言人君未能行治官邪之法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言受上命而反矯誣之覜下以矯其上者。覜或當為附言附所受貨之家以矯誣其上所謂附下罔上未有能其功者也。能下或脫一成字尤。壁中古文作訧。說文曰。訧。罪也。從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言部

【釋曰】此以下皆申言敬刑之義。此節以奪貨為戒。使嚴天威。江氏云。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也。徧呼而戒之。言刑罰可畏。我言之且多畏懼。我甚敬于

刑也。有德于民。其惟刑乎。蓋德。猶惠也。愼刑則民受其惠。故云然。寀愼刑則生全者多。所誅皆惡人。莠民懼。良民安。故有德惟刑。反是則結怨于民。亦莫如刑矣。或曰。有德惟刑。謂有德者乃可使治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者。江氏云。言今天助民。立之君使能配在下地。則承天以治民。聽獄可不中乎。寀明者。言其明察無不中。清者。言其清潔無或私。單辭者。一偏之辭。江氏云。明清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言可以折獄也。亂。治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清于單辭。則聽兩辭無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

無不中聽獄之兩辭也。又云。單辭是不偏聽。且能明清。況合兩辭兼聽。安有不審。必無不中者矣。案心地清明。臨事戒慎。則事來不惑。單辭即可辨其誠偽。如是而兩造具備以審聽之。故能簡孚有衆而民由此治。私家者。江氏云。謂取貨于獄以成私家之富。所謂鬻獄也。府聚。功事。猶辠也。毋或成私家之富于獄之兩辭。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辠辠之事。將報之以衆辠。言將為天所罰也。孫氏云。私者。說文云。自營謂之厶。私者厶之借家讀如檀弓君子不家于喪之家。言無或自營而成家于獄也。案

府。如怨府之府。謂所聚處。獄貨非可寶。惟聚積罪辜之事。以取天之衆罰。至可畏也。私家于獄。主聽獄之官而言。大傳意似謂贓吏取貨于民。或以財媚上。貪昏之君受其財。則贓吏有所恃。將矯上命反易曲直以附下罔上。敗治民之功。孫氏云。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如孫說則惟府辜功。謂矯誣顛倒。以所作罪惡文飾爲聽斷之功。天不可欺。禍及于君。誣稱辜以爲功。與湯詩斂怨以爲德。板詩爾用憂謔。文意句法同。義或然。永畏惟罰。言長可畏者惟天罰。庶尤之

報不可測。非天有所偏憎不中。惟人自速辜在命耳。禍福命于天。實人自取之。典獄訖于富。以至清廉治民。則自求多福在其命。寶獄貨。府辜功。則自速庶訧在其命。所謂非終惟終在人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極言罰之可畏。江氏云。極。中。令。善也。王者承天建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則天罰之。庶民無有善政取法于下矣。洪範曰王建其有極。庶民于女極。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厥極弱。案王者天之所子。然不能建中。則天降之罰。庶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矣。

又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政四方而天下亡矣。如此
則天將更有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矣。況有邦有
土者可不慎乎。此告諸侯而以王之不極言者。古
人不諱危亡。穆王悔過。以自戒者深戒諸侯也。且
王建有極。諸侯卿大夫三德之臣實共保之。故周
禮云。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作天牧者。皆
當屬于五極。以與一人兆民同慶也。義見下。　此
第六章。備言刑罰不中恃威奪貨必受天罰。敬懼
之至。又案極當訓中。江說最允。王氏先謙訓極爲
盡。云天罰不至極。則庶民不知畏懼。罔有善政在

於天下矣。有苗民絕世之罰。然後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訧之罰。然後庶民不敢鬻獄。天罰可畏。惟圖令政以荅天心耳。對天言則在下者以庶民統之。亦得備一義。天道好還。歷觀經傳及史志。貪暴之君斲喪元氣。必速亡。貪酷之吏惡貫滿盈。爲法自斃。其受禍亦至酷。故曰永畏惟罰。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箋云] 步騭說。明德慎罰。哲人維刑。書傳所美。平心

專意。務在得情。吳志本傳
釋曰　此承上章天罰不極之戒。而言明清中聽之受天慶。以結全篇之義。稱嗣孫者。王年高。諸侯孫行多。故重舉以言。並為後世繼嗣子孫法也。江氏云。言嗣孫者。蓋詔諸侯永戒其後嗣。自今以往。何所監視乎。非當監視此德于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是德。非其性本惡而為姦者。監視于此。庶幾明于聽獄哉。王氏先謙云。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此立德於民之中乎。上云有德惟刑。又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所謂德于民之中也。案伯夷降典。哲民惟刑。典即民所

受天地之中也。迪民哲以刑。即立德于民之中也。哲人惟刑。據步騭引此經之意。則哲人為有德之人。江氏云。哲人惟于刑。周詳反覆。有無竟之辭。由其監視民德屬于五常之中。皆中有善者也。疆。竟也。五極。五常之中即所謂民之中也。慶。善也。一說。五極。五刑得中也。哲人惟詳刑。無竟之辭。必屬于五刑之中。故皆中而有善。案哲人惟刑。疑當與上文哲民惟刑同義。辭。如洛誥汝永有辭之辭。謂辭譽。五極。五福所歸之極。洪範云。五福錫厥庶民。庶民于汝極。慶如上一人有慶之慶。言哲民惟刑。使

民發蒙知恥。徙善遠罪。刑措而頌聲作。有無疆之辭譽。諸侯皆能如此。以屬于五福所歸王建之極。上下皆協于天地之中而有慶矣。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嘉善。師衆也。嘉師猶言良民。言有邦有土者受王良民而治之。當監于此詳審之刑。結上告爾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之文。詳或作祥。古字通。刑以哲民棐彝。咸中有慶。則祥矣。監于茲詳刑。即監于伯夷播刑之迪。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即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也。

此第七章。言敬刑聽中則獲天慶。結全篇之義。此篇訓辭至誠惻怛。與堯典欽恤

康誥愼罰酒誥無胥戕虐立政勿誤庶獄意理融合一氣。學道愛人之君子。當熟讀深味。由是以及歷代循吏傳唐律疏議。本朝律例。洗冤錄等書。則他日從政。哀矜明清。造福生民大矣。又案經言哲民惟刑。明啓刑書。虞書言象刑惟明。而左傳叔向以子產鑄刑書爲非者。刑之大要自當家喻户曉。使不誤入罪網。但先王以德化民。以禮教民。而刑以弼之。故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使知出乎禮則入乎刑。無納諸罟擭陷阱而莫知避耳。叔向恐其偏任刑以爲治。故有是言。與此經義不相悖

也。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六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七

曹元弼學

文侯之命第三十三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國語曰。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鄭語]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晉世家下即載此經文]釋曰晉有文侯。又有文公。名稱不可混。此篇名文侯之命。序及史記並他書所引同。則是文侯仇。非文公重耳。文侯以

定平王而錫命為伯。故襄王之難。狐偃勸文公勤王。曰。繼文之業。及文公納王。王饗醴命之侑。賜之田。後三年敗楚師獻功。襄王以平王禮文侯之禮禮之。傳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遂命王子虎等策命文公為伯。文侯文公先後一轍。而文侯之命在定天子時。文公之命在獻楚俘時。文侯之命即此篇。辭氣悽惻。文公命辭畧見左傳。與此絕不類。蓋平王當父弑國破創鉅痛深之後。故曰閔予小子遭天丕愆。惟祖惟父伊恤朕躬。不勝覆亡悲懼。襄王當叔帶已平有年。攘楚獻功諸侯朝會之際。故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兩事兩文必不能相蒙。而史公以此篇屬之襄王文公者。蓋晉之後世數典舉近遺遠。故范宣子云。我先君文公受彤弓於襄王。不及文侯。秦焚書。儒者口說流傳。或失其本意。至孔子國始推較尚書及左傳前後文。定此篇為平王書。其說傳至衛賈馬鄭。實為允當。史公雖從孔君問故。當時今文說盛行。或未別裁也。劉子政新序亦用今文。云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稱文公者。子政自為文。與史記舉書題異。馬本序首無平字。

蓋寫者涉今文誤脫。其說雖無考。要必與鄭不殊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疏 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三國魏志武帝紀注 【箋云】馬氏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史記集解 義。一作誼。釋文 史遷克作能。升作登。敷作布。王作武。魏三體石經昭作卲。越作粵。敷一作鋪。典引 【釋曰】此

言文武以聖德受命。賢臣為輔。故歷世安在天位。父義和者將出命而呼之。江氏云。文侯名仇。故字曰儀。儀仇皆匹也。古者書儀止作義。稱父而字之。尊寵之也。案義和。字也。詩曰。公侯好仇。義和。猶好仇。言匹耦和好也。義者儀之借。誼又義之借。馬云父以誼和諸侯。江氏謂經文三言父義和。若如馬解。何必亟言之乎。此經三言父義和。猶君奭篇屢呼君奭。文侯蓋合義和二字為表德之字。偽孔說即本鄭義。或以為重耳之字。臆說大謬。丕顯文武以下。述先王之德。江氏云。大明哉文武。能慎明其

德。昭升于上天。布聞于下土。惟是上天集其命于
文王。不言武王。省文也。左右。助也。猷。道。肆。故。懷安
也。亦惟是先世之臣。能輔助明事其君。于小大謀
猷。无不率循从順。故我歷世先祖皆安在位。宗昭
升于上者。詩所謂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也。敷聞在
下者。所謂宣昭義問也。孫氏據班孟堅典引義。以
上為上世。下為今時。與微子底遂陳于上敗厥德
于下同。蓋今文說。升登敷布鋪。皆聲近義同。詩序
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周家言受命。或單
稱文。或兼言武。義一也。漢谷永曰。經曰。亦惟先正

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推谷永意。則
克當訓任。謂先正任左右親臣之職。小大之臣皆
精白其心以事君。亦今文説。 此第一章第一節。
言先世君聖臣賢之盛。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箋云 詩譜曰。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大
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

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王城譜閔。悼傷之言也。詩閔予小子箋嗣。繼。釋詁愆。過。釋言殄。絕。純。大也。釋詁魏石經閔作愍。嗣作詞。哉。一作克。俊。一作咎。服。一作躬。漢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成帝紀史遷續作繼。釋曰此言已痛遭天禍。無如先正之輔佐。自咎無能。惟屬望於同姓賢侯。言嗚呼悼傷乎予小子嗣位。乃遭天之大禍。謂父被弑國幾亡也。愆訓過。過。猶禍也。孫氏云。造同遭。周本紀兩造。集解引徐廣曰。造一作遭。資者。詩傳云財也。澤者。趙岐注孟

子曰。祿也。侵戎猶戎侵。宗絕財祿於下民。謂宗周民人爲寇兵所刼掠。數百年富庶之澤一旦蕩悉也。侵戎我國家純。謂犬戎侵陵我國家爲害甚大也。此與多方惟天不畀純句法同。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御事。治事之臣。謂公卿大夫耆壽猶耆老。俊。賢才兼人者。服。事也。幽王之時所用皆小人。惟鄭桓公友爲司徒。善於其職。孤掌難憑以殉國死。言國家懲禍如此。即我在朝治事之臣無有老臣俊德在位服職。漢詔作咎在厥躬者。江氏云。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老宿德之人以弭禍難。

今凶咎在其身矣。厥躬。平王自謂當身。猶下文言朕躬也。克。能也。勝也。伊。維也。言遭凶咎。我則无能勝此。竊冀念曰。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其維收恤我身乎。恤之言收也。績。功也。有功于我一人。我一人其長安在位矣。案孫氏以惟祖惟父為祖父在天之靈。史公績作繼者。言有能左右我。使繼先祖長安在位者乎。　此第二節。言己遭天禍。孤弱無能。望助於諸侯。以起下文。　孫氏以侵戎為叔帶帥賊以入。然叔帶所帥者。狄也。非戎也。閔予小子本遭喪之稱。況君父被弑。尤慘痛至極。故流涕嗚

咽而道。若襄王蒙塵。告難之辭。不過曰不穀不德而已。況錫命文公在㩵楚朝諸侯之時。辭氣與此有興衰哀樂之殊。斷難混合。此等處皆今文草創未及討論。史公涉獵者博容有疏略。不必為之曲護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箋云 昭。光。肇。敏。刑。法。紹。繼也。釋詁 文人。文德之人。詩江漢傳 周禮曰。戰功曰多。司馬法曰。上多前虜。司勳注 修。長也。詩六月傳 扞。壁中古文作攼。說文曰。攼。止也。从攴。

旱聲。周書曰。戢我于艱。文部魏石經汝作女。釋曰此言文侯之功。又呼之以發端。江氏云。顯祖。蓋謂唐叔虞。乃辟。平王自謂。女能光昭女顯祖之業。女敏于法文武之戢亂。用會諸侯以安王室。以繼女君之王業。是能追孝此字今增于前文德之人。女功甚長矣。戢止我于艱難如此者我所美也。案肇。俗字。正作肈。此肇亦可訓始。謂倡率勤王。追孝前文人。謂繼顯祖昭事厥辟之志。王報功錫命。嘉其忠。本諸孝。此文武明德周公制禮之本。王以為訓辭。此東周所以雖弱而不亡也。其後晉文公請隧。襄王不

許。曰。王章也。衛侯與元咺訟。文公請殺衛侯。王曰。父子無獄。君臣無獄。猶有先王之遺則焉。汝多修爲句。江讀蓋本說文。愚謂長永同義。汝立功長捍衛我于艱難。即所謂繼予一人永綏在位。七字爲句亦可。孫氏以先祖爲文侯。於繼文之業有合。然專敘三年前之功。而無一語及當日事。恐非也。

此第三節。嘉文侯勤王之功。　以上第一章。痛言王室顛覆。美文侯功大。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疏 箋云 爾。古文作介。說文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介秬鬯。貝部 魏石經視作眡。盧作旅。旅一作玈。疏 左傳賈侍中說。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彤弓赤。旅弓黑也。史記集解 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鄭氏說。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簡。魏石經作東。

釋曰 上既美其功。此遂錫之命。師。眾也。江氏云。遣令歸國安眾寧邦。賜以秬鬯弓矢乘馬。報其功也。彤。赤色。旅讀為驢。驢黑色也。馬四匹。一乘也。禮

說。九錫。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內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孫氏云。說文云。秬鬯。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或作柜。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當為條暢以降神也。盧者。黸省文。說文云。齊謂黑為黸。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備用也。盧作旅者。假音字。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云。旅弓矢千。旅字俗从玄作玈。二字今增周禮司儀職旅擯。注云。旅。讀為鴻臚之臚。是旅即盧之假借字也。案玈字不見說文。

左傳釋文本及此經孔疏本皆作玈。用後出字。此經云盧矢百。左傳云矢千。平襄錫命不必盡同也。法言五百篇作𥏝矢。用正字。柔遠能邇。言懷柔遠人悉順近者。加惠以安小民。毋或荒怠而自安。君人之道。務安民而不可自安。安民則惠。自安則荒也。簡。閱也。江氏云。當簡閱撫恤爾都以成爾之明德。案簡亦訓大。柬。借字。都。謂國都。鄙。謂四境。大恤爾都。則四境俱安。德顯於民矣。　此第二章。錫命而歸之。　又案平王之初。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皆賢侯。王若及羣后忠義奮發之時。縞素

痛哭以誓六軍。更號召天下勤王之師。殄滅犬戎。獻馘于廟。奠安舊都。勵精圖治。未嘗不可遠追少康近媲宣王。乃此篇辭氣。有泣血掩涕之悲。而無枕戈待旦之志。此周之所以不振也。然訓辭典則猶不失先王之遺。此周禮所以未改。政無大闕而多歷年所也。厥後諸賢侯皆沒。而迹熄詩亡。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作春秋託始魯隱。當平王四十九年。發首書元年春王正月。以王之正正諸侯之即位。憲章文武。舉二百四十年萬事。一以周禮褒貶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天子守府於當

時。而當陽大一統於春秋。所謂素王之法者如此。孔子於詩錄王風。於書錄文侯之命。悲王迹之將熄也春秋尊天王討亂賊賞善伐惡一以周禮爲權衡。存王迹於不熄也。周之東遷。王室而旣卑矣。孔子錄平王之書以紀西周之典。春秋尊王之大義著矣。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七終